霍達文选

秦皇父子

戏剧影视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霍達文选

秦皇父子

戏剧影视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卷收入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剧本、话剧剧本10部。

大型历史题材电影文学剧本《秦皇父子》是作者青年时代的倾心之作。世人皆知统一天下、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帝，而几乎忘记了秦始皇帝的长公子扶苏。史载：扶苏刚毅武勇、信人奋事。始皇焚书坑儒，扶苏犯颜谏阻，始皇怒，遣扶苏北上，监督大将蒙恬筑造长城。始皇临终赐玺书将后事托付公子扶苏。中车府令赵高与左丞相李斯密谋改诏，赐死扶苏而拥立胡亥。扶苏悲愤自裁，血溅长城。大秦遂二世而亡。章太炎先生《秦政记》中叹道："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若然，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作者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塑造了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人物公子扶苏，以及秦始皇、李斯、赵高等人物形象，展现了秦皇父子的政治歧见和骨肉亲情、波诡云谲的宫廷斗争、各色人物在权力和命运绞杀中的扭曲挣扎。

《秦皇父子》发表之后，史学界、文学界、电影界给予广泛关注和好评。1986年，作者将其改编为舞台剧剧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电影文学剧本《我不是猎人》1982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龙驹》1990年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

电视剧剧本《鹊桥仙》1981年获首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保姆》1984年获"萌芽"创作奖。

话剧剧本《红尘》2004年获第二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2005年4月由国家话剧院首演,曹其敬导演;2007年5月参加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暨第五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本卷所收剧本,大多已被拍摄或演出。此外,作者还曾编导《蝶岛情》、《弄潮大西洋》等多部专题电视艺术片。

自序　梦断蒙太奇

我庆幸在自己出生的时候人类发明电影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已成气候，使我自幼得以享受这一魅力无穷的艺术，同时也为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难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电影该是多么无聊。

电影伴随我长大成人。少年时代梦想着有朝一日执笔写作，最令我跃跃欲试的文学样式便是电影剧本。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崇拜演员“明星”，而特别敬重电影编剧，认为那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作者，就像盖房子，当什么都还没有影儿的时候，未来的影片已经存在于编剧的头脑里了，后来人们看到的实物只不过是依据图纸施工罢了。由于时代使然，那时我所能看到的进口电影多是苏联片，所能读到的外国电影剧本多是俄文的中译本，国产电影剧本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这里不涉及政治意义上对于苏联及其影响的评价，仅就电影剧本的写作模式即形式而言，我至今并无贬义。因为我习惯并且喜欢这种模式。它不只是为影片提供一个故事框架，而是以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法，结构故事，塑造人物，以形象、细腻的文学语言将未来的影片绘声绘色地跃然纸上，为导演、演员以及摄影、美术、音乐、服装、道具、化妆等等部门提供丰富的内涵，这种剧本既是摄制电影的依据，也可供普通读者阅读，读一部剧本犹如观看一部电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文学剧本”，它是一个完整的胚胎，分娩之前就已包含了影片所有的基因，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正如没有图纸就没有建筑。到了七十年代，我才看到了与此迥然不同的日美模式“电影脚本”。这种模式不具备可读性，只用几个字标明场景，出场人物往往只有姓名或身份，而年龄、外貌不详，写出来的只有台词和“点到为止”的动作，拍摄的依据不足，读之枯燥无味，仅可供导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考”而已。“电影脚本”作者是导演的附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或是另外叫一个什么人来改你的作品都是随时可能的。国人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译自外文的“电影小说”，但那是在影片完成以后再据此改写的，目的在于促销影片，已经不是电影剧本，也不是原著，和“电影文学”的概念完全两回事了。

我对此不以为然。我把电影创作看得很神圣，它是剧作家头脑里的产物，是极具个性的创造性劳动，如果按照他人的指令来进行“生产”，等于让建筑师听命于施工单位，那就本末倒置，亵渎了艺术。我所创作的电影剧本都是自发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在纸上编织着蒙太奇之梦。“蒙太奇”一词原为法文“montage”，本意是构成、装配，引申为电影的剪辑和组合，它把不同的画面（镜头）有机地、艺术地连接在一起，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和各种节奏，这种画面与画面之间的承继关系，时间和空间、音响和画面、画面和色彩之间的组合关系，便是电影的基本构成形式和构成方法。我坚持认为，蒙太奇并非始于导演的“再创作”，它在文学剧本中就已经产生了，是影片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载体，影片的肉体和生命。电影剧本应该以电影语言来表达，没有镜头感、没有文学性的剧本称不上电影文学剧本，充其量算个“故事梗概”，而“故事”却远远不是电影的一切。我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一些长期从事电影编辑的朋友表示赞赏，认为读这种剧本是一种享受，导演接拍这样的剧本可以事半功倍；而另一些管理电影生产的干部则认为我已经越俎代疱，“镜头处理是导演的事，你只管写故事，别的事就不用管了”。我不理睬这样的劝告，仍然一如既往地这样写下去，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模式，在剧本中精心设计场景和切换，画面的布局，节奏的缓急，镜头的推拉摇移，每个人物的第一次出场都要对他的相貌、年龄、气质作必要的描写，每个场景第一次出现都要对环境、气氛和主要道具作尽可能具体的交代，有的地方甚至还要加注，惟恐拍摄时不能充分体现我的意图。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处理”，导演就可能“处理”成另外的样子，一百个导演有一百种“处理”方法，未来影片的风格就难以由我来驾驭了。直至我的多部剧本陆续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尝尽了甜酸苦辣，才渐渐明白，影片的风

格本来就不是编剧所能够驾驭的。

我曾接触过许多导演，有过愉快、默契的合作，在拍片和谈戏中成为好友；也有过与此相反的经历，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我不能接受导演对剧本的随意改动。作家酝酿一部作品，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手捧婴儿交给导演，那真是以命相托。有的导演在拿到剧本之前等米下锅无限焦灼，郑重许诺“尊重剧本”，而一旦剧本到手便轻易地忘记了，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再创作”；过了若干时日，等“母亲”再见到“儿子”，已经面目全非，不可辨认，其心欲碎非语言可以形容！我不是说自己的剧本不可以改，我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个不厌其烦地修改的过程，甚至在交稿以后还常常主动取回来再度修改，作品的校样要亲自看，一边校对一边修改；我也没有“敝帚自珍”到听不得不同声音的地步，在创作中经常把酝酿中的作品讲述给别人听，随时汲取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有不少导演朋友、作家朋友和读者朋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欢迎坦白、直率、一针见血的批评，哪怕是“一字之师”；但我决不违心地屈从他人之见，不能容忍那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胡删乱改，焚琴烹鹤，佛头着粪，狗尾续貂，大煞风景！而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在电影创作中却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位已故的电影剧作家生前在交稿时干脆明确表态：“剧本交给您了，您爱怎么糟践就怎么糟践吧！”看似很想得开，实则过来人的无可奈何。“剧本是一剧之本”，这句话说说罢了，当不得真，“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才是事实。普天之下，哪部电影不是导演的“作品”？观众记得编剧是谁？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也许只有一位例外：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不断被搬上银幕，而他恰恰从未写过一部电影剧本，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电影还远远没有诞生。莎剧在他人手中花样翻新，罗密欧拿着手枪、驾着汽车在现代都市狂奔，莎翁的在天之灵也奈何不得了。电影界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一部电影拍得叫好，导演说：“剧本根本不行，我整个给改了一遍。”一部电影拍砸了，导演说：“没办法，剧本基础太差！”横竖没有编剧的好事。拍电影毕竟不同于盖房子，编剧和导演的关系也不同于建筑师和工程总指挥的关系。盖房子如果施工达不到设计标准，建筑师可以让他推倒重来，而拍电影边拍边改却是常事，极为鲜见有“推倒重来”者。我倒有幸赶上一

次，但不是我“推”的，是厂领导看了完成片，觉得与剧本距离太大，质量也太差，很觉过意不去，便换个导演补拍、重剪，拍完了一看，又是离开剧本胡拍一气，几乎是另外编了个故事。我没再说什么多余的话，事已至此，算了。

经过一些伤心事，我对电影剧本的创作便极为审慎，轻易不接受电影厂家的约稿，已经发表的剧本在拍摄条件不成熟时也不急于拍摄，而顺其自然。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不会过时，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即使昙花一现也没什么意思，让历史去检验吧。好在影视文学创作并不是我写作生涯的全部，我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写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将情感恣肆淋漓地释放其中，也从中得到自知自在的乐趣。这是百分之百属于自己的创作，每一个字都文责自负，褒贬由人，无怨无艾。但小说和报告文学也有应邀“搬上银幕（或荧屏）”的问题，每遇此种情况，我总是亲自动手改编，不烦他人代劳，而且把该交代的都有言在先地交代清楚，虽然对完成片能否充分体现我的意图不敢抱太大奢望，我的话你也许不听，但我却不能不说，不然我就失职了。文人的执著、文人的迂腐以至于如此，常常惹得朋友们嘲笑：“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把创作看得这么神圣！”是的，我一向视文学创作为生命，不仅小说、报告文学，包括电影、电视剧本，包括任何一篇短短的散文，那都是我的心血化成的丝丝缕缕，我的生命就这样一丝一缕地耗去，能不珍惜吗？但在文学和艺术日趋商业化的年代，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很“过时”了。君不见而今电影、电视剧的“生产”已经完全推向了市场，拍摄单位只剩下一张厂（台）标，拍摄经费要八方筹措，连导演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摆谱了，惶惶然左顾右盼，看人脸色，寻找“卖点”，既要适应这个，又得迁就那个，难以保证自己的“个性”，何况编剧乎！当票房成为衡量影视作品“成”、“败”的主要标尺，娱乐成为电影、电视剧的主要功能，影视生产便徒具商业运作，和“艺术”没有多少关系了。这也许根本就是一个误会。一百年前电影的发明，其贡献首先在于为人类增添了一项新的科学技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一条新的生财之道，而不在于什么“艺术”。艺术只存在于痴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的梦幻之中，有的人早就醒了，有的人正在醒来，我大约是醒得最晚的。

收在本卷中的影视剧本都是我在梦醒之前的作品，留此做个纪念。比我年长、与我同龄的朋友读之，可能会有一些亲切感；年轻的读者似也可随便翻一翻，他们看惯了时下某些没有剧本也可以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对我的这些“古董”至少会感叹一声：哇，当年的电影剧本原来是这样写的呀！

（本文发表于 1999 年 1 月 21 日《光明日报》）

目　录

自序　梦断蒙太奇 ……（1）

秦皇父子 ……（1）
飘然太白 ……（80）
江州司马 ……（136）
我不是猎人 ……（180）
失落的明珠 ……（237）
龙驹 ……（289）

鹊桥仙 ……（397）
保姆 ……（434）
鞘中之剑 ……（462）

红尘 ……（596）

秦皇父子(电影文学剧本)

人物表

秦始皇帝　出场时(公元前215年)四十五岁。

扶　苏　秦始皇帝之长子。出场时(公元前221年)十九岁。

李　斯　出场时(公元前215年)为廷尉,三十多岁。后升为左丞相。

赵　高　出场时(公元前221年)为中车府令,四十多岁。后升为郎中令、中丞相。

胡　亥　秦始皇帝之第十八子,后继位为二世皇帝。出场时(公元前215年)十五岁。

蒙　恬　将军。出场时(公元前221年)约四十岁。

蒙　毅　上卿,蒙恬之弟。出场时(公元前221年)约四十岁。

仲　姜　歌女。出场时(公元前221年)十四五岁。

孟　姜　农妇,仲姜之姊。二十多岁。与仲姜由同一演员扮演。

公孙述而　博士。出场时(公元前213年)九十多岁。

卢　敖　方士(任博士之职)。出场时(公元前215年)约七十岁。

鲁　苍　蒙恬之卫兵。出场时(公元前221年)十八九岁。

优　旃　侏儒,宫廷俳优。出场时(公元前215年)约五十岁。

曲　宫　御史。出场时(公元前212年)约三十岁。

淳于越　博士。出场时(公元前221年)六十多岁。

周青臣　博士仆射,出场时(公元前213年)五十多岁。

胡　姬　秦始皇帝侍姬。约二十岁。

泅海人　徐福之船夫。约三十岁。

文武官员、博士、儒生、士兵、侍卫、宦者、车夫、船夫、舞女、乐工、俳优、宫女、黔首若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幕

仿佛历史的长河在回溯它的源头，仿佛历史老人在叙说他的阅历，随着古朴而雄浑的音乐，镜头缓缓地巡视着那遥远的年代留下的遗迹：

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逶迤蜿蜒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帝陵墓中的战车和兵马俑，浩浩荡荡，叹为观止……

漫长的岁月，没有磨去青铜剑戈的锋芒，没有泯灭英武骑士的风采，好像两千年来他们并没有沉睡在地下……

画外，鼓角震天，干戈铿锵，蹄声嘚嘚，战马嘶鸣……

叠化：浩荡的兵马俑军阵在银幕上复活了，威猛的秦军像决堤的黄河怒涛滚滚而来，迎风飘扬的黑色大纛上绣着金光闪闪的篆书“秦”字。

旁白：“战国末年，雄才大略的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仅十年之内，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雄伟壮阔的画面上，推出片名：

秦皇父子

依次出现编、导字幕和演、职员表……

第　一　章

征尘弥漫的战场，短兵相接的厮杀。

干戈刀剑和盾牌撞击，闪着火花，溅着血花！

秦王的长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扶苏只有十八九岁年龄，清秀、白皙的面庞棱角分明，高高的鼻梁上方生着两道剑眉、一双凤眼；修长的身躯，宽宽的肩膀，殷红的披风高高地掀起，如雄鹰展翅；跨下骑着一匹栗色马，少年英俊，锐不

可当。

蒙恬年约四十，面色黧黑，浓须连鬓，骑乘一匹黑色战马，威武雄壮，大将之风。

几名敌将围住扶苏，扶苏左右拼杀，愈战愈勇。

秦兵鲁苍奋力杀出重围，来护卫扶苏："长公子！"

扶苏怒喝："去！鲁苍，快与我杀敌！"

鲁苍向前冲去……

敌将在扶苏剑下连连落马……

扶苏策马跃过狼藉的敌尸，奋勇追杀。

敌军阵营大乱，纷纷溃逃；秦军士气猛涨，穷追不舍。

一名敌将仓皇纵马踏着自己的伤残士卒，往斜刺里冲出去，蹿出重围，落荒而逃。

扶苏挥剑跃马追去。

荒山乱石，扶苏已经远离了战场。

敌将回头看看就要赶上来的扶苏，拈弓搭箭——

扶苏猝不及防，"嗖"的一声，飞矢正中他的左臂。战马惊叫一声，扬起前蹄，直立起来！

扶苏怒不可遏，拼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剑猛掷出去！

剑刃像一道闪电直插敌将后心，敌将惨叫一声，跌下马来！

扶苏左臂的疼痛使他全身一震，他用右手抓住血淋淋的羽箭，奋力一拔……

血流如注，扶苏一声呻吟，栽下马来……

画面突然一片漆黑。

漆黑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

特写：一双纤美的女性的手，捧着清凉的山泉，一滴，一滴，滴进扶苏干裂的嘴唇，他苏醒了。

镜头摇上去，我们看到了一张少女的脸。镜头拉开，这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面无粉黛，身无绫罗，却天生丽质，如烂漫山花。

扶苏一惊，挣扎着要坐起来。

姑娘扶住他："将军，你身上有伤……"

扶苏急切地："我身负王命！我们的大军……"

姑娘:“将军,大军已经进城了!”

扶苏的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看看自己的左臂,伤口处裹着一块白色的土布。他感激地望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

远远地传来马嘶人喊声。

山林中,扶苏的那匹栗色战马拖着缰绳,不断地嘶鸣,呼唤着它的主人。蒙恬和鲁苍紧紧跟随着战马,往前奔跑着,急切地喊着:“长公子!”

他们奔到了扶苏身边,不顾一切地扑在地上,深情地扶起扶苏。

蒙恬:“长公子,我军大获全胜了!”

扶苏笑了:“蒙将军,打得好啊!陛下听到我们的捷报,又会拍着你的胸膛说:‘好一个蒙胡子!’”

蒙恬抚着扶苏的左臂,惭愧地:“不,我愧对陛下的重托,愧对长公子殿下!”

姑娘听着他们说话,惊异地睁大了眼睛问扶苏:“你就是秦王陛下的长公子扶苏吗?”

鲁苍粗声粗气地喝道:“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公子殿下的名讳?”

扶苏:“鲁苍,不得无礼!如果不是这位姑娘救了我,我的血也许早就流尽了!”他歉意地问姑娘:“真是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腼腆地:“仲姜。”

蒙恬:“多谢仲姜姑娘!军旅之中,无以为赠,请带我们去见你的父母高堂,也好当面致谢!”

仲姜黯然:“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灾荒、赋税、徭役,还有战乱……”

扶苏:“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仲姜:“还有一个姐姐,在逃难中被冲散了!也许她已经……唉,可惜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扶苏同情地:“你一个女孩儿家,今后将何以为生呢?”

仲姜指指身旁,布囊中裹着一面琵琶。

扶苏叹息道:“兵荒马乱,衣食无着,谁还来听你卖唱啊!”

仲姜："我是想一路卖唱走回家乡去，我们祖上原是秦国人啊！"

扶苏兴奋地："啊，仲姜姑娘也是秦国人！请骑上战马，随我们回到父母之邦！"

他解下自己身上殷红的披风，给仲姜披上："看你，为了给我裹伤，把裙子都撕破了！"

仲姜羞涩地："长公子，这使得吗？"

扶苏："怎么使不得，你没听见我们的军歌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彩霞满天，凯旋的秦军在昂扬行进。

威武雄壮的《无衣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

"秦"字大纛下，扶苏骑着他的栗色战马，仲姜骑着一匹白马，披着殷红的披风，与扶苏并辔而行。仲姜弹起琵琶，和着《无衣歌》的节奏，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扶苏。

衣衫褴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一位拄杖的残废人眼含热泪："几百年的战乱，总算到头了！"

一位老者："早就听说秦国行商鞅之法，废井田、开阡陌，往后，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

一位面目清癯的老儒趋前深深一揖："臣淳于越拜见长公子殿下！"

扶苏眼睛一亮，立即下马还礼："哦，淳于先生！久仰齐国有一位大儒……"

淳于越："不敢当！齐王无道，臣枉读经史，却无所作为。如今秦王诛无道而治天下，臣愿为秦王陛下效劳！"

扶苏兴奋地："我大秦广招人才，最需要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

淳于越："听说秦国有博士七十人，为首的是关中大儒公孙述而夫子……"

扶苏："是，公孙夫子是我的先生！"

淳于越景仰地："哦！我早就想向他请教……"

扶苏吩咐左右："为淳于先生备马！"

大军在行进，《无衣歌》在继续：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歌声循环往复，在田野上回荡……

浩荡的大军如游动的巨龙，奔向广阔的地平线……

秦都咸阳。

扶苏和仲姜并辔走过渭河大桥。

仲姜惊讶地眺望着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阙。

扶苏深情地："仲姜姑娘，这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会让你生活得像一位公主……"

仲姜心怀忐忑地望着他："长公子，你说什么？"

扶苏嗫嚅道："哦，如果你愿意……"

仲姜低下头，羞涩地咬了咬嘴唇。

咸阳宫门外。

十二个金光灿烂的、巨大的铜人分列两旁，每个身长五丈、足履六尺。"秦"字大纛从两排铜人中间飘扬前进。

上卿蒙毅、廷尉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群臣热烈地迎接凯旋的扶苏、蒙恬大军。蒙毅年近四十，与蒙恬面目相似，身着文官服。李斯年约三十多岁，身材修长，面目清癯，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赵高年约四十左右，高大强力，但举止谦和。

蒙毅、李斯、赵高迎上前来，长揖相贺。

李斯："长公子，蒙将军，劳苦功高！"

扶苏、蒙恬谦逊地还礼。

扶苏："臣子不言功，应将一切功劳都归于陛下！"

蒙毅激动地抱住蒙恬的双肩："大哥，这一仗，你又是九死一

生吧?”

蒙恬:“为陛下尽忠,万死不辞!”

李斯:“陛下在大殿等候二位,长公子、蒙将军请!”

欢呼声中,扶苏、蒙恬和蒙毅、李斯同进宫去。

赵高正要随着走去,一回头看见鲁苍正在扶着仲姜下马。

赵高停住了脚步,震惊地:“啊,好一位绝色美人!”折身回来,走向仲姜,微笑着说:“长公子真是个孝子,戎马倥偬,还没忘记为陛下选美女!”

仲姜吃惊地:“啊?!”

鲁苍急忙说:“中车府令大人!这……这是长公子的救命恩人哪!”

赵高微笑着:“那就更应该另眼相看了!姑娘,随我来吧,陛下的后宫,那是人间天堂啊!”

仲姜惊恐地连连后退。

鲁苍:“大人,不能这样做啊!长公子吩咐我们,待她要像公主一样!”

赵高哑然失笑:“陛下有令,广选天下美女,从未听说从民间选什么‘公主’!凡六国的宫室、钟鼓、美人,一律归陛下所有,这已是老规矩了,长公子不会不知道,也决不会违抗吧?来人,带这位美人去后宫沐浴、更衣!”

两名小宦者应声向仲姜走来。

鲁苍目瞪口呆!

仲姜头晕目眩,几乎跌倒,绝望地:“长公子……”

巍峨的秦宫大殿,热烈的欢宴鼓乐。

旁白:“公元前221年,秦王完成了统一大业,号称‘秦始皇帝’。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使黔首自实田’,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隳壁垒,并多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帝第四次出游,东临碣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